

文档信息

宋書

099 / 100

37 段 9308 字

345 种 650 个标注

繁体中文

列傳第五十九 二凶

宋書 099 卷九十九

[標] 沈約

史部 / 正史 / 二十四史 / 宋書 / 099 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二凶

本篇关键词

纪年

永初元年[421] 1

元嘉三十年[426] 1

太初元年[397] 1

元嘉十三年[436] 1

地点

嚴道 6

京口 6

揚州 3

人物

義恭 25

蕭斌 14

天興 10

南平王 9

淑妃 8

魯秀 8

太子 7

太祖 6

文官

侍中 9

丹陽尹 6

太尉 5

武官

隊主 5

都督 5

驃騎將軍 4

其他

鸚鵡 12

世祖 10

東宮 8

巫蠱 7

←098 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氐胡

目錄

100 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自序→

0 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二凶

1 元凶劭字休遠，文帝長子也。帝即位後生劭，時上猶在諒闇，故祕之。三年閏正月，方云劭生。自前代以來，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，唯殷帝既踐阼，正妃生紂，至是又有劭焉。體元居正，上甚喜說。

2 年六歲，拜為皇太子，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。更築宮，制度嚴麗。年十二，出居東宮，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。十三，加元服。好讀史傳，尤愛弓馬，及長，美須眉，大眼方口，長七尺四寸。親覽宮事，延接賓客，意之所欲，上必從之。東宮置兵，與羽林等。十七年，劭拜京陵、大將軍、彭城王、義康、竟陵王誕、尚書桂陽侯義融並從，司空江夏王義恭自江都來會京口。

3 二十七年，上將北伐，劭與蕭思話固諫，不從。索虜至瓜步，京邑震駭，劭出鎮石頭，總統水軍，善於撫御。上登石頭城，有憂色，劭曰：「不斬江湛、徐湛之，無以謝天下。」上曰：「北伐自我意，不關二人也。」

4 上時務在本業，勸課耕桑，使宮內皆蠶，欲以諷勵天下。有女巫嚴道育，本吳興人，自言通靈，能役使鬼物。夫為劫，坐沒入奚官。劭姊東陽公主應閭婢王鸚鵡白公主云：「道育通靈有異術。」主乃白上，託云善蠶，求召入，見許。道育既入，自言服食，主及劭並信惑之。始興王濬素佞事劭，與劭並多過失，慮上知，使道育祈請，欲令過不上聞。道育輒云：「自上天陳請，必不泄露。」劭等敬事，號曰天師。後遂為巫蠱，以玉人為上形像，埋於含章殿前。

- 5 初，東陽主^主有奴陳天興^主，鸚鵡^鸚養以為子，而與之淫通。鸚鵡^鸚、天興^主及寧州^地所獻黃門^主慶國並預巫蠱^主事。劭以天興^主補隊主^主。東陽主^主薨^葬，鸚鵡^鸚應出嫁，劭慮言語難密，與濬謀之。時吳興^主沈懷遠^主為濬府佐，見待異常，乃嫁鸚鵡^鸚與懷遠^主為妾，不以啟上，慮後事^主泄，因臨賀公主^主微言之。上後知天興^主領隊，遣閹人奚承祖詰讓劭曰：「臨賀公主^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，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為兒，而汝用為隊主^主，抽拔何乃速。汝問用主、副，並是奴邪？欲嫁置何處？」劭答曰：「南第昔屬天興^主，求將驅使，臣答曰：『伍那可得，若能擊賊者，可入隊^主。』」當時蓋戲言耳，都不復憶。後天興^主道上通辭乞位，迫存往為者，不忍食言，呼視見其形容粗健，堪充驅使，脫爾使監禮兼隊副。比用人雖取勞舊，亦參用有氣幹者。謹條牒人名上呈。下人欲嫁者，猶未有處。」時鸚鵡^鸚已嫁懷遠^主矣。劭懼，馳書告濬，并使報臨賀主：「上若問嫁處，當言未有定所。」濬答書曰：「奉令，伏深惶怖，啟此事多日，今始來問，當是有感發之者，未測源由耳。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，自生寒熱也。此姥由來挾兩端，難可孤保，正爾自問臨賀，冀得審實也。其若見問，當作依違答之。天興^主先署佞人府位，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。急宜撻之。殿下已見王未？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啟聞。彼人若為不已，正可促其餘命，或是大慶之^主漸。」凡劭、濬相與書疏類如此，所言皆為名號，謂上為「彼人」，或以為「其人」，以太尉^主江夏王義恭^主為「佞人」，東陽主^主第在西掖門^主外，故云「南第」，王即鸚鵡^鸚姓，躬上啟聞者，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。
- 6 鸚鵡^鸚既適懷遠^主，慮與天興^主私通事^主泄，請劭殺之。劭密使^主人害天興^主。慶國謂宣傳往來，唯有二人，天興^主既死，慮將見及，乃具以其事白上。上驚惋，即遣收鸚鵡^鸚，封籍其家，得劭、濬書數百紙，皆咒詛巫蠱^主之言，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。道育叛亡，討捕不得，上大怒，窮治其事，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，遂不獲。上詰責劭、濬，劭、濬惶懼無辭，唯陳謝而已。道育變服為尼，逃匿東宮^主，濬往京口^主，又載以自隨，或出止民張昨家。
- 7 江夏王義恭^主自盱眙還朝，上以巫蠱^主告之，曰：「常見典籍有此，謂之書傳空言，不意遂所親睹。劭雖所行失道，未必便亡社稷^主，南面之日，非復我及汝事。汝兒子多，將來遇此不幸爾。」
- 8 先是二十八年，彗星^主起畢、昂，入太微^主，掃帝座端門，滅翼、軫。二十九年，熒惑逆行守氐，自十一月霖雨連雪，太陽罕曜。三十年正月，大風飛霰且雷。上憂有竊發，輒加劭兵眾，東宮^主實甲萬人。車駕出行，劭入守，使將白直^主隊自隨。
- 9 其年二月，濬自京口^主入朝，當鎮江^主陵，復載道育還東宮^主，欲將西上。有告上云：「京口^主民張昨家有一尼，服食，出入征北內，似是嚴道^主育。」上初不信，試使掩錄，得其二婢，云：「道育隨征北還都。」上謂劭、濬已當斥遣道育，而猶與往來，惆悵惋駭。乃使京口^主以船送道育二婢，須至檢覈，廢劭，賜濬死，以語濬母潘淑妃^主，淑妃^主具以告濬。濬馳報劭，劭因是異謀，每夜輒饗將士，或親自行酒，密與腹心隊主^主陳叔兒、詹叔兒、齋帥^主張超之、任建之謀之。

道育婢將至，其月二十一日夜，詐上詔云：「魯秀謀反，汝可平明守闕，率眾入。」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，皆使被甲，召內外幢隊主副，豫加部勒，云有所討。宿召前中庶子、右軍長史蕭斌，夜呼斌及左衛率袁淑、中舍人殷仲素、左積弩將軍王正見，並入宮，告以大事，自起拜斌等，因流涕，眾並驚愕，語在淑傳。明旦未開鼓，劭以朱服加戎服上，乘畫輪車，與蕭斌同載，衛從如常入朝之儀，守門開，從萬春門入。舊制，東宮隊不得入城，劭與門衛云：「受敕，有所收討。」令後隊速來，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、東中華門及齋閣，拔刃徑上合殿。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，至旦燭猶未滅，直衛兵尚寢。超之手行弑逆，并殺湛之。劭進至合殿中閣，太祖已崩，出坐東堂，蕭斌執刀侍直。呼中書舍人顧嘏，嘏震懼不時出，既至，問曰：「欲共見廢，何不蚤啟。」未及答，即於前斬之。遣人於崇禮闕殺吏部尚書江湛。太祖左細杖主天與攻劭於東堂，見殺。又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，又殺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。急召始興王濬，率眾屯中堂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、尚書令何尚之。

11 劭即偽位，為書曰：「徐湛之、江湛弑逆無狀，吾勒兵入殿，已無所及，號惋崩衄，肝心破裂。今罪人斯得，元凶克殄，可大赦天下。改元嘉三十年^[426]為太初元年^[397]。文武並賜位二等，諸科一依丁卯。」初使蕭斌作詔，斌辭以不文，乃使侍中王僧綽為之。使改元為太初，劭素與道育所定。斌曰：「舊踰年改元。」劭以問僧綽，僧綽曰：「晉惠帝即位，便改號。」劭喜而從之。百僚至者裁數十人，劭便遽即位。即位畢，稱疾還入永福省，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。是日，以蕭斌為散騎常侍、尚書僕射、領軍將軍，何尚之為司空，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，侍中營道侯義基為征虜將軍、晉陵南下邳二郡太守，鎮京城，尚書殷沖為侍中、中護軍。大行皇帝大斂，劭辭疾不敢出。先給諸王及諸處兵仗，悉收還武庫。殺徐湛之、江湛親黨新除始興內史荀赤松、新除尚書左丞臧凝之、山陰令傅僧祐、吳令江徽、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、右衛司馬江文綱。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，王正見為左軍將軍，張超之及諸同逆聞人文子、徐興祖、詹叔兒、陳叔兒、任建之等，並將校以下龍驤將軍帶郡，各賜錢二十萬。遣人謂魯秀曰：「徐湛之常欲相危，我已為卿除之矣。」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。以侍中王僧綽為吏部尚書，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。成服日，劭登殿臨靈，號慟不自持。博訪公卿，詢求治道，薄賦輕繇，損諸遊費。田苑山澤，有可弛者，假與貧民。

12 三月，遣大使分行四方，分浙以東五郡為會州，省揚州立司隸校尉，以殷沖補之。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，司徒南譙王義宣為太尉，衛將軍、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。王僧綽以先預廢立，見誅。長沙王瑾、瑾弟楷、臨川王燁、桂陽侯覬、新渝侯玠，並以宿恨下獄死。禮官希旨，諡太祖不敢盡美稱，上諡曰中宗景皇帝。以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，進世祖號征南將軍，加散騎常侍，撫軍將軍南平王鑠中軍將軍，會稽太守隨王誕會州刺史。江夏王義恭以太保領大宗師，諮稟之科，依晉扶風王故事。

13 世祖及南譙王義宣、隨王誕諸方鎮並舉義兵。劭聞義師大起，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，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，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。自永初元年^[421]以前，相國府入齋、傳教、給使，免軍戶，屬南彭城薛縣。劭下書，以中流起兵，當親率六師，觀變江介，悉召下番將吏。加三吳太守軍號，置佐領兵。四月，立妻殷氏為皇后。

14 世祖檄京邑曰：

15

夫運不常隆，代有莫大之釁。爰自上葉，或因多難以成福，或階昏虐以兆亂，咸由君臣義合，理悖恩離，故堅冰之邁，每鍾澆末，未有以道御世，教化明厚，而當梟鏡反噬，難發天屬者也。先帝^聖聖德在位，功格區宇，明照萬國，道洽無垠，風之所被，荒隅變識，仁之所動，木石開心。而賊劬乘藉豕嫡，夙蒙寵樹，正位東朝，禮絕君后，凶慢之情，發於齟齬，猜忍之心，成於幾立。賊潛險躁無行，自幼而長，交相倚附，共逞姦回。先旨以王室不造，家難亟結，故含蔽容隱，不彰其釁，訓誘啟告，冀能革音。何悟狂慝不悛，同惡相濟，肇亂巫蠱^法，終行弑逆，聖躬離荼毒之痛，社稷^社有翦墜之哀，四海崩心，人神泣血^血，生民以來，未聞斯禍。奉諱^諱驚號，肝腦塗地，煩冤膈臆，容身無所。大將軍^大、諸王^幽窮省，存亡未測。徐僕射^射、江尚書^書、袁左率，皆當世標秀，一時忠貞，或正色立朝，或聞逆弗順，並橫分階闥，懸首都市。宗黨夷滅，豈伊一姓，禍毒所流，未知其極。

16 昔周道告難，齊、晉勤王，漢曆中圯，虛、牟立節，異姓末屬，猶或亡軀，況幕府^幕職同昔人，義兼臣子，所以枕戈嘗膽，苟全視息，志梟元凶，少雪仇恥。今命冠軍將軍^冠領諮議中直兵^{柳元景}、寧朔將軍^軍領中直兵^{馬文恭}等，統勁卒三萬，風馳徑造石頭，分趨白下。輔國將軍^輔領諮議中直兵^{宗慤}等，勒甲楯二萬，征虜將軍^征領司馬武昌內史^{沈慶之}等，領壯勇五萬，相尋就路。支軍別統，或焚舟破釜，步自姑孰，或迅楫蕪湖^地，入據雲陽^地。凡此諸帥，皆英果權奇，智略深瞻，名震中土，勳暢遐疆。幕府^幕親董精悍一十餘萬，授律枕戈，駱驛繼邁。司徒^文叡哲淵謨，赫然震發，徵甲八州，電起荊郢。冠軍將軍^冠臧質^忠烈協舉，雷動漢陰^地。冠軍將軍^冠朱脩之^誠節亮款，悉力請奮。荊、雍百萬，稍次近塗，蜀、漢之卒，續已出境。又安東將軍^安誕、平西將軍^平遵考^考、前撫軍將軍^前蕭思話^思、征虜將軍^征魯爽^爽、前寧朔將軍^前王玄謨^謨，並密信俱到，不契同期，傳檄三吳，馳軍京邑，遠近俱發，揚旌萬里。樓艦騰川^地，則滄江霧咽，銳甲赴野，則林薄摧根。謀臣智士，雄夫毅卒，畜志須時，懷憤待用。先聖靈澤，結在民心，逆順大數，冥發天理，無父之國，天下無之。羽檄既馳，華夷響會，以此眾戰，誰能抗禦，以此義動，何往不捷。況逆醜無親，人鬼所背，計其同惡，不盈一旅，崇極群小，是與比周，哲人君子，必加積忌。傾海注蜚，頽山壓卵，商、周之勢，曾何足云。

17 諸君或奕世貞賢，身□皇渥，或勳烈肺腑，休否攸同。拘逼凶勢，俛眉寇手，含憤茹感，不可為心。大軍近次，威聲已接，便宜因變立功，洗雪滓累；若事有不獲，能背逆歸順，亦其次也；如有守迷遂往，黨一凶類，刑茲無赦，戮及五宗^宗。賞罰之科，信如日月。原火一燎，異物同灰，幸求多福，無貽後悔。書到宣告，咸使聞知。

18 劭自謂素習武事，語朝士曰：「卿等但助我理文書，勿措意戎陳。若有寇難，吾當自出，唯恐賊虜不敢動爾。」司隸校尉^司殷沖^掌綜文符，左衛將軍^左尹弘^配衣軍旅，蕭斌^總眾事。中外戒嚴^軍。防守世祖^世子於侍中^侍下省，南譙王^義宣^諸子於太倉^地空屋。劭使濬與世祖^世書曰：「聞弟忽起狂檄，阻兵反噬，縉紳憤歎，義夫激怒。古來陵上內侮，誰不夷滅，弟洞覽墳籍，豈不斯具。今主上天縱英聖，靈武宏發，自登宸極，威澤兼宣，人懷甘死之志，物競舍生之節。弟蒙眷遇，著自少長，東宮^東之歡，其來如昨，而信惑姦邪，忘茲恩友，此之不義，人鬼同疾。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，上親御六師，太保^太又乘鉞臨統，吾與烏羊，相尋即道。所以淹遲緩電者，猶冀弟迷而知返耳。故略示懷，言不盡意。主上聖恩，每厚法師，今在殿內住，想弟欲知消息，故及。」烏羊者，南平王^南鑠；法師，世祖^世世子^世小名也。

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，江夏王義恭、何尚之說之曰：「凡舉大事者，不顧家口。且多是驅逼，今忽誅其餘累，正足堅彼意耳。」劭謂為然，乃下書一無所問。使褚湛之戍石頭，劉思考鎮東府。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，若不爾，則保據梁山。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，船舫陋小，不宜水戰。乃進策曰：「賊駿少年未習軍旅，遠來疲弊，宜以逸待之。今遠出梁山，則京都空弱，東軍乘虛，容能為患。若分力兩赴，則兵散勢離。不如養銳待期，坐而觀釁。」劭善其議，蕭斌厲色曰：

「南中郎二十年少，業能建如此大事，豈復可量。三方同惡，勢據上流，沈慶之甚練軍事，柳元景、宗慤屢嘗立功。形勢如此，實非小敵。唯宜及人情未離，尚可決力一戰。端坐臺城，何由得久。主相咸無戰意，此自天也。」劭不納。疑朝廷舊臣悉不為己用，厚接王羅漢、魯秀，悉以兵事委之，多賜珍玩美色，以悅其意。羅漢先為南平王鑠右軍參軍，劭以其有將用，故以心膂委焉。或勸劭保石頭城者，劭曰：「昔人所以固石頭，俟諸侯勤王爾。我若守此，誰當見救。唯應力戰決之，不然不剋。」日日自出行軍，慰勞將士，親督都水治船艦，焚南岸，驅百姓家悉渡水北。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，以褚湛之為後將軍、丹陽尹，置佐史，驃騎將軍始興王濬為侍中、中書監、司徒、錄尚書六條事，中軍將軍南平王鑠為使持節、都督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、征北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兗州刺史，新除左將軍、丹陽尹建平王宏為散騎常侍、鎮軍將軍、江州刺史。

20 龐秀之自石頭先眾南奔，人情由是大震。以征虜將軍營道侯義恭即本號為湘州刺史，輔國將軍檀和之為西中郎將、雍州刺史。

21 十九日，義軍至新林，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。二十一日，義軍至新亭。時魯秀屯白石，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。蕭斌統步軍，褚湛之統水軍。二十二日，使蕭斌率魯秀、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，劭登朱雀門躬自督率，將士懷劭重賞，皆為之力戰。將克，而秀斂軍遽止，為柳元景等所乘，故大敗。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，元景復破之，劭走還朱雀門，蕭斌臂為流矢所中。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共歸順。劭駭懼，走還臺城。其夜，魯秀又南奔。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，會劭已令濬及蕭斌備守。劭並焚京都軍籍，置立郡縣，悉屬司隸為民。以前軍將軍、輔國將軍王羅漢為左衛將軍，輔國如故，左軍王正見為太子左衛率。二十五日，義恭單馬南奔，自東掖門出，於冶渚過淮。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人，冶渚軍主原稚係是世祖故史，義恭得免。劭遣騎追討，騎至冶渚，義恭始得渡淮。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，隨從南奔，多為追兵所殺。遣濬殺義恭諸子。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，啟額乞恩，拜為大司馬，封鍾山郡王，食邑萬戶，加節鉞。蘇侯為驃騎將軍。使南平王鑠為祝文，罪狀世祖。

22 加濬使持節、都督南徐會二州諸軍事、領太子太傅、南徐州刺史，給班劍二十人，征北將軍、南兗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驃騎將軍，與濬並錄尚書事。二十七日，臨軒拜息偉之為太子，百官皆戎服，劭獨衰衣。下書大赦天下，唯世祖、劉義恭、義宣、誕不在原例，餘黨一無所問。

23 先遣太保參軍庾道、員外散騎侍郎朱和之，又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。五月，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，並至曲阿，與道相遇，與戰，大破之。劭遣人焚燒都水西裝及左尚方，決破柏崗方山埭以絕東軍。又悉以上守家之丁巷居者，緣淮豎船舶為樓，多設大弩。又使司隸治中監琅邪郡事羊希柵斷班瀆、白石諸水口。于時男丁既盡，召婦女親役。

其月三日，**魯秀**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，鉤得一舶。王羅漢副楊恃德命使復航，羅漢昏酣作伎，聞官軍已渡，驚懼放仗歸降。緣渚幢隊，以次奔散，器仗鼓蓋，充塞街衢。是夜，劭閉守六門，於門內鑿塹立柵，以露車為樓，城內沸亂，無復綱紀。**丹陽尹尹弘**、**前軍將軍孟宗嗣**等下及將吏，並踰城出奔。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。**蕭斌**聞大航不守，惶窘不知所為，宣令所統，皆使解甲，自石頭遣息約詣闕請罪，尋戴白幡來降，即於軍門伏誅。

25 四日，太尉江夏王**義恭**登朱雀門，總群帥，遣**魯秀**、**薛安都**、程天祚等直趣宣陽門。劭軍主**徐興祖**、羅訓、虞丘要兒等率眾來降。劭先遣**龍驤將軍陳叔兒**東討，事急，召還。是日始入建陽門，遙見官軍，所領並棄仗走。劭腹心**白直**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，並走還入殿。天祚與**安都**副**譚金**因而乘之，即得俱入。**安都**及軍主**武念**、**宗越**等相繼進，**臧質**大軍從**廣莫門**入，同會太極殿前，即斬**太子左衛率王正**見。建平、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。劭穿西垣入**武庫**井中，隊副高禽執之。濬率左右數十人，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，俱共南奔。於越城遇江夏王**義恭**，濬下馬曰：「南中郎今何所作？」**義恭**曰：「四海無統，百司固請，上已俯順群心，君臨萬國。」又曰：「虎頭來得無晚乎？」**義恭**曰：「殊當恨晚。」又曰：「故當不死耶？」**義恭**曰：「可詣行闕請罪。」又曰：「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？」**義恭**又曰：「此未可量。」勒與俱歸，於道斬首。

26 濬字休明，將產之夕，有鵬鳥鳴於屋上。元嘉十三年^[436]，年八歲，封始興王。十六年，都督湘州諸軍事、後將軍、湘州刺史。仍遷使持節、都督南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、南豫州刺史，將軍如故。十七年，為揚州刺史，將軍如故，置佐領兵。十九年，罷府。二十一年，加散騎常侍，進號中軍將軍。

27 明年，濬上言：「所統吳興郡，衿帶重山，地多汙澤，泉流歸集，疏決遲壅，時雨未過，已至漂沒。或方春輟耕，或開秋沈稼，田家徒苦，防遏無方。彼邦奧區，地沃民阜，一歲稱稔，則穰被京城，時或水潦，則數郡為災。頃年以來，儉多豐寡，雖賑賚周給，傾耗國儲，公私之弊，方在未已。州民姚嶠比通便宜，以為二吳、晉陵、義興四郡，同注太湖，而松江漚瀆壅噎不利，故處處涌溢，浸漬成災。欲從武康紆溪開漕谷湖，直出海口，一百餘里，穿渠洽必無閼滯。自去踐行量度，二十許載。去十一年大水，已詣前刺史臣**義康**欲陳此計，即遣主簿**盛曇泰**隨嶠周行，互生疑難，議遂寢息。既事關大利，宜加研盡，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**孔山士**同共履行，准望地勢，格評高下，其川源由歷，莫不踐校，圖畫形便，詳加算考，如所較量，決謂可立。尋四郡同患，非獨吳興，若此洽獲通，列邦蒙益。不有暫勞，無由永晏。然興創事大，圖始當難。今欲且開小漕，觀試流勢，輒差烏程、武康、東遷三縣近民，即時營作。若宜更增廣，尋更列言。昔鄭國敵將，史起畢忠，一開其說，萬世為利。嶠之所建，雖則芻蕘，如或非妄，庶幾可立。」從之。功竟不立。

28 二十三年，給鼓吹一部。二十六年，出為使持節、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、征北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南徐兗二州刺史，常侍如故。二十八年，遣濬率眾城瓜步山，解南兗州。三十年，徙都督荊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、衛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刺史、領護南蠻校尉，持節、常侍如故。

濬少好文籍，姿質端妍。母潘淑妃^①有盛寵。時六宮^②無主，潘專總內政。濬人才既美，母又至愛，太祖^③甚留心。建平王^④宏、侍中^⑤王僧綽^⑥、中書侍郎^⑦蔡興宗^⑧並以文義往復。初，元皇后^⑨性忌，以潘氏^⑩見幸，遂以悲恨致崩，故劭深疾潘氏^⑪及濬。濬慮將來受禍，乃曲意事劭，劭與之遂善。多有過失，屢為上所詰讓，憂懼，乃與劭共為巫蠱^⑫。及出鎮京口^⑬，聽將揚州^⑭文武二千人自隨，優遊外藩，甚為得意。在外經年，又失南兗，於是復願還朝。廬陵王^⑮紹以疾患解揚州^⑯，時江夏王^⑰義恭^⑱外鎮，濬謂州任自然歸己，而上以授南譙王^⑲義宣^⑳，意甚不悅。乃因員外散騎侍郎^㉑徐爰^㉒求鎮江^㉓陵，又求助於尚書僕射^㉔徐湛之^㉕。而尚書令^㉖何尚之^㉗等咸謂濬太子^㉘次弟，不宜遠出。上以上流之重，宜有至親，故以授濬。時濬入朝，遣還京，為行留處分。至京數日而巫蠱^㉙事發，時二十九年七月也。上惋歎彌日，謂潘淑妃^㉚曰：「太子^㉛圖富貴，更是一理。虎頭復如此，非復思慮所及。汝母^㉜子豈可一日無我耶。」濬小名虎頭。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濬，辭甚哀切，并賜書^㉝曰：「鸚鵡^㉞事想汝已聞，汝亦何至迷惑乃爾。且沈懷遠^㉟何人，其詎能為汝隱此耶？故使法瑜口宣，投筆惋慨。」濬慚懼，不知所答。濬還京，本暫去，上怒，不聽歸。其年十二月，中書侍郎^㊱蔡興宗^㊲問建平王^㊳宏曰：「歲無復幾，征北何當至？」宏歎息良久曰：「年內何必還。」在京以沈懷遠^㊴為長流參軍，每夕輒開便門為微行。上聞，殺其嬖人楊承先^㊵。明年正月，荊州^㊶事方行，二月，濬還朝。十四日，臨軒^㊷受拜。其日，藏嚴道^㊸育事發，明旦濬入謝，上容色非常。其夕，即加詰問，濬唯謝罪而已。潘淑妃^㊹抱持濬，泣涕謂曰：「汝始咒詛事發，猶冀刻已思愆，何意忽藏嚴道^㊺育耶。上責汝深，至我叩頭乞恩，意永不釋。今日用活何為，可送藥來，當先自取盡，不忍見汝禍敗。」濬奮衣而去，曰：「天下事尋自當判，願小寬憂煎，必不上累。」

30 劭入弑之旦，濬在西州^㊻，府舍人^㊼朱法瑜奔告濬曰：「臺內叫喚，宮門皆閉，道上傳太子^㊽反，未測禍變所至。」濬陽驚曰：「今當奈何？」法瑜勸入據石頭。濬未得劭信，不知事^㊾之濟不，騷擾未知所為。將軍王慶曰：「今宮內有變，未知主上安危，預在臣子，當投袂赴難。憑城自守，非臣節也。」濬不聽，乃從南門出，徑向石頭，文武從者千餘人。時南平王^㊿鑠守石頭，兵士亦千餘人。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，濬屏人問狀，即戎服乘馬而去。朱法瑜固止濬，濬不從。出至中門，王慶又諫曰：「太子^㊿反逆，天下怨憤。明公但當堅閉城門，坐食積粟，不過三日，凶黨自離。公情事如此，今豈宜去。」濬曰：「皇太子^㊿令，敢有復言者斬。」既入，見劭，勸殺荀赤松^㊿等。劭謂濬曰：「潘淑妃^㊿遂為亂兵所害。」濬曰：「此是下情由來所願。」其悖逆乃如此。

31 及劭將敗，勸劭入海，輦珍寶繒帛下船，與劭書曰：「船故未至，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，願速敕謝賜出船艦。尼已入臺，願與之明日決也。臣猶謂車駕應出此，不爾無以鎮物情。」人情離散，故行計不果。濬書所云尼，即嚴道^㊿育也。

32 及劭入井，高禽於井中牽出之，劭問禽曰：「天子何在？」禽曰：「至尊近在新亭^㊿。」將劭至殿前，臧質^㊿見之慟哭，劭曰：「天地所不覆載，丈人^㊿何為見哭。」質因辨其逆狀，答曰：「先朝當見枉廢，不能作獄中囚，問計於蕭斌^㊿，斌見勸如此。」又語質曰：「可得為啟，乞遠徙不？」質答曰：「主上近在航南，自當有處分。」縛劭於馬上，防送軍門。既至牙下，據鞍顧望，太尉^㊿江夏王^㊿義恭^㊿與諸王皆共臨視之。義恭^㊿詰劭曰：「我背逆歸順，有何大罪，頓殺我家十二兒？」劭答曰：「殺諸弟，此事負阿父。」江湛^㊿妻庾氏^㊿乘車罵之，龐秀之^㊿亦加詬讓，劭厲聲曰：「汝輩復何煩爾！」先殺其四子，謂南平王^㊿鑠曰：「此何有哉。」乃斬劭于牙下。臨刑歎曰：「不圖宗室^㊿一至於此。」

劭、濬及劭四子偉之、迪之、彬之、其一未有名，濬三子長文、長仁、長道^地，並梟首^法大航，暴尸於市。劭妻^{殷氏}賜死於廷尉^文，臨死，謂獄丞江恪曰：「汝家骨肉相殘害，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。」恪曰：「受拜皇后^主，非罪而何？」^{殷氏}曰：「此權時爾，當以鸚鵡^鸚為后也。」濬妻^{褚氏}，丹陽尹^文湛之^之女，湛之^之南奔之始，即見離絕，故免於誅。其餘子女妾媵，並於獄賜死。投劭、濬尸首於江，其餘同逆，及王羅漢等，皆伏誅。張超之聞兵入，逆走至合殿故基，正於御床之所，為亂兵所殺。割腸剝心，臠剖其肉，諸將生噉之，焚其頭骨。當時不見傳國璽，問劭，云：「在嚴道^地育處。」就取得之。道育、鸚鵡^鸚並都街鞭殺，於石頭四望山^地下焚其尸，揚灰于江。毀劭東宮^宮所住齋，汙瀦其處。

34 封高禽新陽縣男^主，食邑三百戶。追贈^主潘淑妃^主長寧園夫人，置守冢。

35 偽司隸校尉^主殷冲^主，丹陽尹^文尹弘^主，並賜死。冲為劭草立符文，又妃叔父也。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，至西掖門^外，聞宮中有變，率城內禦兵至閣道下。及聞劭入，惶怖通啟，求受處分，又為劭簡配兵士，盡其心力。弘，天水^地冀人，司州刺史^文冲弟也。為太祖^主所委任。元嘉中，歷太子^主左右衛率^主、左右衛將軍^主，口人官爵高下，皆以委之。

36 史臣曰：甚矣哉，宋氏^主之家難也。自赫胥以降，立號皇王，統天南面，未聞斯禍。唯荊、莒二國，棄夏即戎，武靈胡服，亦背華典。戕賊之釁，事起肌膚，而因心之重，獨止此代。難興天屬，穢流床第，愛敬之道，頓滅一時，生民得無左衽^衽，亦為幸矣。

←098 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氏胡

目錄

100 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自序→



籍海淘浪是什么

「籍海淘浪」是一个将古籍中的专有名词标注出来，使文本更易读，并希望依靠大家的慧眼，将主题鲜明的片段摘录出来，让更多人发现古籍之「有料、有趣、有用」的平台。

一个已标注专词的古籍文本库：籍海淘浪定期发布精校、已标注专词的古籍，并提供划词字典、划词维基等工具。利用专词、词典、维基，读者无需注释、译文，即可比较流畅地阅读，不再有「瞻前顾后」、被干扰阅读的烦恼。

一个面向话题的笔记创作、分享社区：籍海淘浪提供了易用的工具，方便读者创作摘录笔记：拖选文本 + 点击「划线」按钮即可快速收藏文本片段；有所感时，只需拖选相应文本，填写标题、标签、评注，即可发布一篇主题摘录，并可在摘录页面与同好互动讨论。您还可导出自己的收藏和创作，留作方便温习、分享的笔记本。

以下功能仅线上版本可用

- 划词查字典、查维基；
- 点击专词，获取纪年、帝王、政权详情的历史信息面板；
- 全部关键词统计，关键词跳转、导航浏览；
- 片段收藏、做摘录笔记、主题讨论；
- 文档、段落热力标识，源出、衍生、事论等关系的文档网络；
- 个人阅读管家；
- 文本修订工具；
- 标注修订工具，可纠正标注的错、漏，并提交新标注；
- 全文繁简转换；
- 提交文档需求、功能需求、意见建议等；
- 更多待你发掘……

发现『有趣、有料、有用』的古籍



文档标注日常修订、更新中，您看到的版本可能已经陈旧，请访问页眉链接查看最新版本，欢迎在线上为更好的标注增砖添瓦！